

[英] 安索尼·格雷著 肖然 等译

领袖身边的 刺客

原书名《毛泽东身边的刺客》

花山文艺出版社

领袖身边的刺客

(原书名《~~毛泽东~~毛泽东身边的刺客》)

〔英〕安索尼·格雷 著

肖然 等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领袖身边的刺客

(英)安索尼·格雷 著 肖然等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787×1092 毫米 1/32 7.25 印张 151 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05-166-6/I·162 定价: 2.80 元

出版说明

这是外国作家虚构的惊险小说。作品中的故事当然不是真实的。出版这部小说，仅仅是介绍性的，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格雷的观点以及他对书中人物的评价。我们的观点是和党中央一致的。

我们以为，这部小说从选材到构思都十分新颖大胆，对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描绘得相当出色，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也有独到之处。作者很会制造悬念，使人读之不忍释手。这些，都可以作为中国作家创作作品时借鉴参考。

但是，这部作品也有明显的缺陷，由于作家对中国那个特定时期的生活缺乏深刻的体验，所以，他笔下的人物一踏上中国这块土地，作者的笔就显得笨拙了，甚至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败笔。对原作中那些不合情理的情节，我们在不影响故事的完整性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删节。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内容提要

(原名为《毛泽东身边的刺客》)

《领袖身边的刺客》是英国记者出身的作家安索尼·格雷的国际谍略小说新作。围绕“毛林冲突”展开的大胆推理，被人们誉为“奇想的力作”。

故事发生在一个恐怖的夜晚，一架英制三叉戟飞机象谜一般坠落在茫茫的蒙古草原。在被烧焦了的尸体当中，到底有没有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除了当场毙命的几具焦尸外，还有一个生还者？如果有他后来又怎样了？这一切显然一直是人们十分关心的“毛泽东时代”之谜它还意味着整个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奇怪的政治难题。

作者在小说中以“手记”的形式披露了自己对这一历史之谜的见解，极富有趣味性。当然，揭开一道政治暗幕并非其构思小说的最终目的，他的目的仍然不过是为人们提供一部悬念叠生引人入胜的国际侦探小说罢了。

随着小说线索的深入，读者被从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上突然带到了伦敦的市中心，然后又抛进美、英、中、苏四国之间的间谍与反间谍的跌宕起伏的巨大漩涡之中。我们将同自称坠机生还者的“他”一起不知不觉地被领到华盛顿，北京……甚至钻进从未听说过的某地下城市的深层去。

《领袖身边的刺客》给人一种清新之感，它以其巨大的魅力向读者展示了蒙古和中国这两个舞台，并且，作者还独具匠心地传统的、美、英、苏间谍战中赋予了中国以一席之地，打破了原来旧的垄断式框架。

第一部

《手记》之一

这天夜里，通过了一个有 50 匹骆驼的商队。远处的山影越发暗了下来，骆驼的黑影在晚风中摇晃着。夏秋之交的大草原上彻夜闪烁的白光，早早地照亮了苏联国界线北边的天空。

泽楞·德库陶老人迎着凛冽的夜风，头戴一顶与自己差不多年岁的尖顶皮帽，身裹一件很重的羊皮袄，骑着一匹很不老实的马，眺望着商队的通过。他一次也没有回过头来看看聚拢在他身后的畜群，似乎他那目光即使在黑暗中也极爱远远地凝望那荒凉且一无尽头的冻土地带。他的脸极象他座下的马鞍，在常年的风吹日晒下，显得发黑，而且生出了许多的皱纹。

虽说老了，但他仍然很固执而又勇敢，也许正因如此，这位德库陶老人成为离开合作社组织而生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最后的自由民，也才有老人救我之命的缘分。

正当老人捧起腰间悬挂着的皮袋子把马奶酒倒入他粗大

的喉咙时，从远远的南边天空中传来了我们乘坐的三叉戟的轰鸣声。

要在蒙古的寒风中保护自己，那马奶酒是再好不过的了。白老人把我藏起来，从死亡的边缘护理我恢复过来的几个月当中，他不知把这句话说过多少遍。6月，我帮助老人挤马奶，为了讨老人喜欢，我也试着喝点马奶酒，但这东西怎么也不能使我象德库陶老人那样喜欢它。这马奶酒虽然有象高度数的啤酒，但对我来说，泡沫太多了，味道也酸得使人想起烧巴旦杏来，而且总是有点象畜圈里令人难闻的恶臭味，直扑鼻孔。

老人的爱马没听过喷气式发动机的轰响，耳朵一竖，突然扬蹄长嘶，这引起了老人的警觉。机声听得更清楚了，老人赶忙把皮帽子拉了下来。

在漫长的冬夜里，横躺在老人帐篷里铺得厚厚的毛皮上，好多次听老人噜噜嗦嗦的讲述，由此，我才知道了飞机飞临时老人的情况。

我们靠围成群的牛羊的粗声呼出的气息和体温来取暖。这些牲畜中有的正在怀孕，有的已经带着嗷嗷待哺的幼畜了。

平常总是我问老人一句，然后就一句不漏地听老人讲一次，我实在太累了，但老人的妻子和身材矮胖的女儿无意中吸引了我模糊的视线。她们脱得一丝不挂，在热气笼罩下的牲畜群中间铺着的毛皮上成“大”字形躺着，只是在外面的风从帐篷毡壁的缝隙里吹进来时，他们才把毛皮裹在了身上。

三叉戟在巴基斯坦空军服役时，特地装了军用雷达，所以为避开苏军的雷达探测网，尽量地超低空飞行。我们以仅

有 200 米的飞行速度越过克鲁伦河向西北飞行。我们向离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只有 400 英里的后方飞去。凌晨两点左右，我们低空飞越了国境。

泽楞·德库陶听到三叉戟的轰鸣声大约是在凌晨三点左右。老人心想，这可是个奇怪的东西。因为从北京到温都尔汗的为数很少的定期航班绝不会这么偏东飞行。当时我们在机上也注意到这点。我们的航线是从距北京很近的北戴河机场直飞座落在贝加尔湖对岸的苏联保尔库茨克。

德库陶老人凝神注视着黑暗的夜空，喷气发动机的声响越发大了，旁边惊惧的牲畜吓得四下逃开了。

这里的自由民是还没有受到多少社会变迁影响的朴素的游牧民，他们居住在中亚广大的低地的最边缘地带，对天地自然变化极度恐惧。很多年长者直到现在还偷偷地到古代留下来的神庙里拜神。

因些，这划破夜空的静寂的飞机低空飞行的轰鸣声不仅使牛羊群奔散，也使自由民们惶惶然胆战心惊，好象背后神秘的死神追赶了上来，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有泽楞·德库陶老人不同，他勒住爱马，使劲踩着马镫站起来，望着我们的三叉戟从他头顶上飞过去，消逝在暗夜中。发动机的轰鸣声也逐渐地在夜空中消失了。但是不一会儿，又听到轰鸣声大了起来。

在此之前，我们在没开夜航灯的情况下做低空飞行，所以老人不可能看清楚我们乘坐的飞机，只不过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而已。

然而，就在这时，在他头顶上的黑暗中，发生了爆炸。一股橙红色的巨大火柱突然喷发出来。我们一开始从黑暗的

夜色中向老人站立的地方急降，火势就骤然大了起来。借助令人心悸的光亮，老人这才看清了向地上可怕地滑落的出了事故的三叉戟机翼和机身。三叉戟栽在距老人站着的地方约半英里处，飞机着陆时，又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使得老人的爱马吓得直往前蹿去。虽然老人是继承祖先血统的高明骑手，然而还是足足跑出两英里，还没能把马拨回。

德库陶好不容易收住因受惊而狂奔的马，牵着返回飞机坠落的现场时，火势异常凶猛，老人停在距火点约一百码的地方，重新跨上马背，注视着这幅早已把草原照得通亮的可怕的地狱场景。当我从烧焦的草地上正好爬到马肚子下面时，马企图重新狂奔起来，险些把老人撂下来。

但是德库陶很快控制住了马，稳稳当当地骑在上面。接着轻轻跳下马来，用手扑打着我烧焦了的衣服，濒临死亡边缘的我当时失去了知觉。老人一定是把我抱起放到马背上。我一点也记不得老人如何把我弄到他全家居住的帐篷时一路上的情况了。

老人的帐篷搭在一个泉眼旁边。

1

〔乌兰巴托电·星期三〕9月13日夜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架喷气式飞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继续作纵深飞行时坠毁。从事故现场的九具半焦的尸体、轻武器和书籍以及装备等来看，飞机属中国空军。

——1971年9月30日蒙古通讯社

发出吱吱呀呀破旧声响的老式电梯好容易停止了它那痛苦的呻吟，震颤地停在四层时，理查德·斯考菲尔德听到了还锁着的房间里尖厉的电话铃声。他汗流满面地好容易才把小型旅行包、手提箱和便携式打字机，以及免税的波兰制伏特加从上了双层弹簧的电梯铁格子门里弄出来。

没有窗户的舞厅里的电灯泡现在也坏了。斯考菲尔德在

黑暗中被两块加固松动了的台阶的金属板给绊倒了。他正在暗自骂娘时，突然感到胳膊被什么给抓住了，他不由地吃了一惊，很快便闪开了。

“响了一周了，一次也没停过。”

斯考菲尔德还在骂着，一边急忙弯腰在黑暗中摸着掉到地板上的装有免税伏特加的塑料袋。也许是太热的缘故，他的话里带着难听的语气叫着：

“喂、莫伊纳哈，你有从锁孔里听电话铃响的功夫，不能修修那儿的加固金属板，换个电灯泡什么的？”

新来的看门的爱尔兰人急忙从黑暗中走过来。斯考菲尔德从身边呼出的气息中闻到一股强烈的威士忌酒味，不由地向后退了退。

“真象您刚才说的，斯考菲尔德先生，不过只是有人多次打电话来，可不是您刚才说的一周都连着响，一次都没停过。大概每隔一刻钟来一次，这是又一次。”

斯考菲尔德站在黑暗中听着，室内的电话继续响着。

“就这样响了8天了，没停过。”

斯考菲尔德把行李放下，从衣袋里找出了钥匙。

“开始是上周的星期四早上，斯考菲尔德先生、当时我正好转到这儿。”看门人打住了话头，抬腕凑到鼻子跟底下看他那夜光表盘“今天是22号，那么上星期四就是7月15号了。”

斯考菲尔德正要推开看门人往前走，看门人摇晃着把斯考菲尔德推到墙上。

“对不起、斯考菲尔德先生，不要紧吧？一到星期日、楼上的汤普森老夫人总要抱怨电话吵得睡不着，因为电话一

直响到深夜。我对夫人说，我没办法，我们这些看门人在主人不在的时候是不能进入房间的。您这趟渥太华之行怎么样，斯考菲尔德先生？”

“行了，莫伊纳哈。”斯考菲尔德不耐烦地说着，一边躲开看门人把钥匙插入锁孔。门内的电话还在响着。

“您猜这位挂电话的讨厌的家伙是谁，斯考菲尔德先生？”

“如果是女王、总理大臣或者联合国秘书长的话，我一定告诉你，莫伊纳哈”

斯考菲尔德打开房门，把行李拿到门口。

“更要紧的是女演员朋友吧，您回来是想首先见到她吧，不是吗？”威士忌酒的恶臭味又一次直冲斯考菲尔德的鼻子。

“这次酷热，您感觉如何？斯考菲尔德先生？据说在伦敦这回是创纪录的，您知道吗？1976年的夏天会写在历史上的，是不是？”

“行了吧，莫伊纳哈，我还没适应时差呢。”斯考菲尔德打开里门的灯，砰地关上里门。他站着，放在桌子上的电话的铃声扰乱着睡意很浓的神经，回响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通风极差的房间里弥漫着热气，令人窒息。斯考菲尔德感到不住地从两颊往下流汗。他慢慢地转过身子把打字机和公文包放到书房的桌子上，又返回来拿出两瓶伏特加启了封放到还在响着的电话机旁。然后脱去上衣挂在衣钩上，把旅行包拿到正对着里门的卧室。这时，放在床边小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斯考菲尔德从旅行包里取出脏乎乎的内衣，放到盥洗池

里，把西服套装挂在衣架上。虽然打开了几扇窗户，但外边的气味和屋里一样叫人难受。他解下领带，脱掉贴在身上的衬衣走进了浴室。他拧开淋浴的水笼头，站着闭上眼睛，任凭冷水流下来，倾听着并不想听到的电话铃声。

一会儿，他用毛巾擦干了身体，然后把毛巾扔到一边儿回到了卧室。他在那张床头小桌边犹豫了一下，终于拿起了话筒。这时整层楼房突然恢复了宁静，他不由紧张起来，耳朵贴着听筒、凝神听着，但没有任何回音，沉默了好大一会儿，这才听到一个战战兢兢的勉强听得清的外国人的声音。

“是理查德·斯考菲尔德先生吗？”声音有点吵哑、连“理查德”的音都没发清楚，好一会儿才听明白是中国人讲的英语。

“是，我是理查德·斯考菲尔德。”

又是一阵沉默。终于听到对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方听到回音后改用中国话讲了。

“斯考菲尔德先生、我并不认识您，但我必须见到您。”

几乎是反射地，斯考菲尔德从对方的重鼻音中推断出对方是长江沿岸某个省或者是湖北，或者是四川东部人。

“您是谁，有什么要紧的事？”

“电话里不能讲，但我想我讲的对您非常有用。”

“您是谁？”

“我姓杨，不过，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要讲的是有关一位中国非常重要的人物的生死问题。”

对方说到这里打住了话头，连着长长地叹息。

“是中国国内的重要人物。”

斯考菲尔德对着话筒吃惊地皱起了眉头。

“我刚从加拿大乘飞机回来——”

斯考菲尔德突然转换了话题，“杨先生，这8天来，日夜不停地给我挂电话的是您吗？”

“是的。”

这位中国人的声音有点紧张，“今天晚上可以去拜访您吗？”

“当然可以，您知道我的住处吗？”

“知道”。对方如释重负地答道，“30分钟后，去您那里。”

随即，挂断了电话。斯考菲尔德耸耸肩穿上新衬衣和打网球用的半旧的裤子，赤脚走到里门，用手擦了把刚出的汗，正要到书房里，电话又响了起来，他拿起了话筒。

“亲爱的，找你可真不容易，电话怎么老打不通？你怎么样，还好吧？回来时晚点了，是吗？什么时候到的？你怎么样啊，亲爱的？”

斯考菲尔德迷起眼睛“啊，是我呀，很好，晚点三小时，十分钟前刚回来，很好的。”

“别这么冷冰冰的好吗，理查德？你知道我多么不喜欢你坐飞机旅行？”

“我也不喜欢坐飞机旅行，也不是冷冰冰的，因为时差还没适应过来，再加上太热，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发动机烧坏被扔掉的汽车排得好长好长，就象《地球燃烧日》里描写的那种情景，叫人感到有些心悸。”

“我知道，真烦死人。”

“唉，这周还上演易卜生的剧吗？”

“是的，妮娜·莫菲——别忘了她的名字——从现在起

要用1小时的时间赶到没有冷气的剧场，拼命地一夜演上两场。不过，用超过音速两倍的速度赶到你那儿，给你表演脱衣舞的时间还是有的，我想，当然，如果您愿意。”

“妮娜，你是知道的，我多么想你，可是——”斯考菲尔德对她说：“可是——”。

没等他说完，妮娜就说：“好啦，20分钟后到你那儿，现在就出发！”随即挂断了电话，蜂音器嗡嗡地响了起来。

放下话筒，斯考菲尔德弯下腰开始从航空邮件中挑出一堆《人民日报》。这是位于大英博物馆后面的专门经营共产党国家出版物的小书店在他不在时送来的。他将一卷《人民日报》扔到书房的长皮椅子上，然后从厨房拿来冰块，放在杯子里咕咚咕咚地倒了些伏特加。接着躺在皮椅子上，打开《人民日报》浏览着大字标题，一边一点一点地喝着伏特加。但还没喝一半，电话铃又响了，他极不情愿地去拿起了话筒。

“是理查德吗？”

他还想喝一口伏特加，准备着听离了婚的妻子充满敌意的发作。

“啊，赛拉，是我。”

“打电话没别的，只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去看摩西？”前妻的口气里满是不高兴，“上回看过他已经一个月了，他那个年龄毕竟是非常需要父亲的关心的，即使你连很少的一点关心都不愿意表示。”

斯考菲尔德感到一种无名的怒气在上升，但他尽量用平静的口气说：“这几天，一直非常忙，赛拉。近来中国出现了非同寻常的大事，也许是关系到大人物的生死问题，你难道

不看报吗？”

电话里传来了鼻子里发出的嘲笑“这一个月你准是在和那个女人一个劲地幽会吧！”

斯考菲尔德说：“这十天，我在渥太华参加一个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到明天晚上，必须完成月刊杂志和重要论文，BBC 电台还要我在周末前写好关于北京的特别节目的广播稿。”

前妻全然不想听他说这些。“别说这些，看摩西是星期六还是星期日？法院规定你每月必须看一次孩子，如果你拒绝这样做，或者再也不想看到他，那我周末就带他随便到什么地方去，这才是重要的事”。

两个人之间是冷冷的沉默。

“那好、星期六三点，我上你那儿！”他终于不耐烦地说了这句话，然后补充说：“带他出去逛两小时”。

“谢谢。摩西一定会很高兴的，这次还是到动物园参观？”

斯考菲尔德没有再回话就放下了电话，把杯子里剩下的伏特加一饮而尽。

突然，门铃响了，他放下杯子把门打开，走廊里不见人影。他探出身子一看楼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龙头，圆睁赤目、正盯着他，喷着火的鼻孔里冒着青烟，满嘴獠牙，还发出一种类似呻吟的奇怪叫声，斯考菲尔德不由地往后退了退，这时假面具下露出了妮娜·莫菲的脸，她一边胡乱地吐着紫烟，一边咯咯地笑着用一只胳膊搂住斯考菲尔德的脖子使劲地用她的脸贴着斯考菲尔德的脸。

“亲爱的，把你吓坏了吧，原谅我！”今年可是龙年，吉

拉尔德街满街都是龙，这是刚买的”。

妮娜突然吃惊地抽出身，看着斯考菲尔德毫无笑容的脸。

“理查德，你不舒服？”

他把龙的假面具拿在手中，慢慢放在里门边的桌子上，依然毫无表情地看着还在为他担心的妮娜，“没关系、很好、你这个疯女人！”他异常平静地说。接着他满面笑容；“只是稍稍有点累。呵、快进来！”

妮娜下身穿着棉布裙，上身没穿内衣只着一件合身的外罩，头上象吉普赛人那样，挽着一块蓝绿色的四角绸。斯考菲尔德双手搂住妮娜，站在门口长时间地相互拥抱着。

“把门关上好吗？上楼时，我看到了那位讨人喜欢的新来的看门人，和他擦肩而过。”

妮娜挣脱身子去关了门并反锁上。在书房里他从斯考菲尔德手中夺过了酒杯。

“我有解除疲劳的特效药。”

她微笑地说着，把斯考菲尔德的双手慢慢地拿到自己只裹着薄薄衣服的乳房上。斯考菲尔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赶忙吻了吻她的耳垂。

“很抱歉，妮娜，有位客人就要来了。”他懒洋洋地把头偏向一边，“一个中国人本想在电话里告诉你，可是还没来得及说，你就把电话挂断了。”

妮娜一下子把他的手放开坐了起来，“你这个冷血动物！”

沉默了一会儿，妮娜噘着嘴，生气地瞪着斯考菲尔德。她用一只手在面前煽着，身子微微前倾，两脚分开，把宽大的裙子下摆收成一条短裤的样子。